

我两手空空,不着一物。她们却满怀喜欢

别离

□王国省

这次回家比任何一次都要匆忙,匆忙得只有一个短暂的晚上。母亲离世后,回到老家,像匆匆过客。姐对我越好,离开时越有盘根错节的孤独感。就像一片飘零的叶子,在这棵枝繁叶茂的亲情的树枝边盘旋。姐说听到我要回家的消息,很是兴奋,她多次趴在窗口朝小区广场张望,期待我出现。五姐则关了便利店的门,陪同大姐一起等我。

夜色朦胧中,终于抵达。五姐从屋里迎出来,微笑着帮我拎包。大姐则帮我整理凌乱的头发,心疼地说,这次回家可有点瘦了。人还没安定,大姐和五姐各自忙活起来,一个和面擀面条,一个赶忙坐水。大姐还泡好了花生,水被浸泡成赏心悦目的紫红。我突然惭愧起来。这次回来,不是特意来看姐的。而是去祭拜一位挚友的父亲。我甚至计划过家门而不入,把事办完就赶紧返穗。姐一如既往的热忱,让我瞬间回归孩提时代,也让我一下觉得自己亏欠她们许多。

我两手空空,不着一物。她们却满怀喜欢。绿豆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那熟悉的香味让我沉醉无比。四姐在外面忙。大姐的语气急促,又极具命令,像拍电报,二弟已到家,速来。四姐赶到时,我已呼噜噜吃了两碗面条,全然不顾吃相。去同学家刚办完事,姐的电话就响起来。说晚上安排好了,在镇上最好的饭店吃饭,要好好团圆。回到家,发现三姐也赶来了。她放下手里的活计,丢下姐夫,来和我欢聚。饭吃得很是热闹,一家人把菜夹来夹去,生怕我吃不饱。我筷子没怎么动,姐就把菜直接塞在我的碗里,嘴巴里。暖洋洋的灯光下,会追忆缅怀母亲,一些细节,让气氛又多了份挥之不去的怀念。这夜和姐说了许多知心话。我赶了一夜的车,有些累,听着陈年旧事,竟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几个姐还在意犹未尽地聊着。一床棉被,正严严实实地搭在我身上。睡吧,我对姐说。二弟来了,谁都不舍得睡,大姐说。累了一天了,就让弟弟睡吧,三姐说。这一夜睡得很安稳和舒心。我把闹钟定在清晨六点,还没闹,我已被细微的声响搞醒了。几个姐姐正立在厨房里忙碌,晨曦微露,映着她们有些疲倦的脸。一会儿,我听到了勺子在铁锅里搅动饺子熟悉的摩擦声。呀,把咱吵醒了。五姐有些愧疚地说。出门的饺子下脚的面,走前一定要吃碗饺子呢。饺子上来了,我坐在木桌边默默无言地吃。抬头,见四姐深情的眼睛正盯着我。姐,你们都吃吧。把你送走,我们再吃。大姐说。五味杂陈中,吃完饺子,我起身告别。五姐说,多年没有抱过弟弟了,和姐拥抱下再说。我走过去,先主动拥抱五姐。她的腰身明显粗壮了许多,不复当年的曼妙身姿。我又去抱大姐。大姐身材矮小。我必须努力俯身,才能抱住她。大姐的背微驼,两个肩膀不是十分平衡协调。她一个抱我,我们长大,等我现在去抱她时,她反而有些拘谨起来。我听到啜泣声,回头,五姐哭了。哭声在一个气氛相对沉闷的空间是会传染的。四姐第二个抹起了泪,接着又是大姐,三姐。姐,你们这是干吗?说完,我鼻子陡然一酸。坐在车里,任凭一辆辆的面包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驶离小区,我不忍回头。窗外曦色撩人,是想象中的时光印记。泪,还是无声无息漫了出来。

心香一瓣

□谢新源

她大概车骑得急切,热气冲得脸色红润,两只大眼睛目光格外明亮

因着半辈子当兵,三十六年我清晰地记得在老家只过一个。而其实在军营所过的三十五年中,有一个是完全可以陪着父母家过的,但我却为了圆梦文学决意放弃了它,虽然过得不免惆怅了些,但更多的则是使我回味无穷的心香一瓣。

那是1986年的年。那个年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那更多的是因着她的出现。1985年初秋,我第二次考入军校,在桂林南郊。我所在的队全为干部学员,他们其中不少人曾经参加过1979年那场自卫还击战,课余常听他们讲述或英勇或残酷、或硝烟弥漫或战地黄花的故事。而我则更因了那一次次心灵的被打动而萌发了写他们的冲动。几番思考我在稿纸上写下这篇小说的题目:娇子。列了详实的提纲,我估摸了一下,大概要写成一部中篇。然而,年就要到来,学校即将放假。我陷入两难境地:写这么大体量的小说的确需要整块的时间;过

年回来再开新课、增添训练科目,仅饭后课余和晚上钻在被窝里打手电筒,可是写得艰难。同学们开始收拾行李,到街上去买桂林特产。我找到队长让我留下看家吧。教导员知道我的心思,说那你就搬到区长房去住。我平时住十人一班一间的八房,区长住单间里面要暖和得多。我给父母写了不回家过年的信,说部队有任务。我们那座宿舍楼学校后门也就三百米,绕过湖就是。写了或者一时写不下去,我就到湖边走散步放松,或者到门外的野地蹓跶。有时,也会下到一楼电视机房去看上一会儿电视。放假后我脱去军衣换上便装,在外面转悠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那天晚饭后我再出后门外闲走,遇上了金属回收公司的小冯。她推着那时并不多见的女式自行车正要下班。她先是一惊;听书记娘子说你们不是放假都

回家过年了吗?你咋会在这呀?她停下车笑着问。她们公司党支部书记是我们队长。我说我自愿留下替队干部值班,顺便写些东西。她莞尔一笑,骑了老远的车又跳下来说,隔天我来看你。

我入校不久就认识了小冯。那时候刚开始风行军民共建。因着队长的爱人在回收公司当书记,我们队就就近同他们结成共建对子。周五下午党团活动日队干部每个月总会带我们去一次回收站,搬砖码堆、分拣归类、装车外运、清扫垃圾,百多名学员的浑身劲儿正好派上用场。由于是新生事物我想写篇新闻稿投到《桂林日报》。新闻稿要加盖对方单位公章,队长说去找我家里那口小冯。小冯拿着公章,有书记交待她接过稿子略微一看,二话没说稿纸上就留下了殷红油腻却字迹清晰的印泥。队里从此上报学校的工作总结、申请报告、事迹材料,队长就抓了我的公差:小冯,给小冯送

去,叫她给打印出来。小冯打印我校对,一来二去竟渐渐地熟悉。她知道了我热爱写作。年越来越远,能偶尔听到从市区传来的零星的炮仗声。甚而,能闻到从家属区飘过来的蒸馍、过油、煮肉的香味。浓郁的年味让我生发淡淡的怅惘,有些儿魂不守舍。索性,抛了笔下一楼,转换着并没有几个频道的电视看。谢同志。有叫声从窗外传来。我一愣,是小冯。我俩年龄应该相差不多三几岁,那年我26,所以有些调皮地叫我。她大概车骑得急切,热气冲得脸色红润,两只大眼睛目光格外明亮。外面冷我让她进屋,她却并没有坐下来的意思,只是把一网兜的东西递给我,说,公司也快放假了,事多;写东西用脑筋,多吃些水果。我看了那网兜,花生、葵花子、西瓜子,更多的是苹果、香蕉、桔子、甜橙。我再抬头门外,小冯骑着她那辆女式自行车早消失在湖边

洛阳石的风

□胡红松

处,让心魂沐浴,感悟造化之奇绝,也让敬畏之心一次次倍生,顿悟、感悟,敬畏、热爱。位于清代所建之潞泽会馆西侧的洛阳河洛石文化博物馆,正如其馆名,是个以“河洛石文化”为内核的具有专业个性的专题博物馆,与洛阳八大景之一的“铜驼暮雨”为邻;还有丝路起点的“班超出使处”,以“清代山陕会馆”为址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洛阳八路人办事处,洛阳民俗博物馆……相簇相拥的“古事”,文风厚重的“烟岚”,也让“石的风”在古城荡漾,更让其越洋过海将华夏的文明之花遍撒彼岸,这可能就是这个馆不大而味又颇浓的文化之地能几次登临学习强国平台的缘故了。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路径与石总是息息相关,新旧石器,石窟图腾,造像碑文,哪一个能离开石之相伴,哪一个能离开石的承载?



海日生辉 (国画) 曹峰

也许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每次回洛阳,都会在家乡日新月异的飞变中倍感目不暇接一词之意,也会让我这故乡的“老马”,难以辨识那些一次次早已叠加存放在心间高处的故乡记忆与风物,但双眸热泪的一次次清洗,又让这陌生长与熟悉一次次重叠,于暖心的乡音里,再次收获乡情的甜蜜。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乡愁吧。家在龙门西山,记得童年的时光,常常爬上山之高头北望,看烟波里的洛水东去,看涧西的工厂林立,看邙岭的默默守候,当然,更会听伊阙之水的晨语与暮声。作为三大石窟艺术宝库的龙门石窟,是我幼时的“玩伴”,对它的情结,早在三十多年前《人民日报》文摘版转载我的那篇《龙门石窟药方洞》一文中已有心迹的彰显。如今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早已登上世界博物研究的舞台,那直抵心魂的东方石窟造像艺术,早已是世界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经典。

花地·微小说 A11

2022年12月22日/星期四/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邓琼/美编 潘刚/校对 林霄 E-mail:hdxxs@ycwb.com

成人礼

□李新泉

高考前夕,学校要举办成人礼,自然需要父母的参与。这让凌欣十分纠结。父母离异了,父亲给她找了一个后妈。凌欣对这个后妈是排斥的,也觉得她没有资格来参加自己的成人礼,虽然她意识到了,后妈其实待自己也不坏,这样想可能不够公道。看到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邀请通知,凌欣担心父亲会冒然带着后妈过来,于是她以决绝的语气电话告诉父亲,“不必”到学校来参加她的成人礼了。活动当天,凌欣借口胃疼,跟班主任请假,说要在宿舍休息;还说她父母都在外地,一时也赶不过来。班主任只好同意了。凌欣活动前的操场上彩旗飘扬,飘浮在空中的一颗颗彩色气球,垂挂着一款款写着祝贺语的红色条幅;男同学穿西装打领带,女同学穿着长裙戴蝴蝶结;成双成对的父母们正陆续地进入场地。此时的凌欣站在宿舍窗前,看着操场上的这一切,不禁泪盈眶。今天,她本该像其他同学一样,作为主角高高兴兴地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想到这里,又引发了她对父母的恨意,恨他们给了她生命,却又不给她健全的家庭和幸福的人生。忽然,一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野,那白色的西服、红色的旗袍,那么眼熟,那是她的父母吗?没错,他们今天的穿戴正是很久以前家里那张结婚照上的服装……凌欣立即冲进盥洗室,匆忙梳洗了一番,急急下楼。此刻,仪式已进入家长与孩子的互动环节了。在花环装饰的成人门前,父母们端坐着,孩子们向父母鞠躬、献花,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是父母表达对孩子的祝福和希望。凌欣顾不得询问,汇入队伍,完成了自己的礼仪。父亲说:“女儿,祝福你长大,父亲的肩膀是你永远的依靠,愿你笑口常开。”母亲则说:“女儿,妈妈欣慰你步入成人的门槛,愿你用心中明媚的阳光,去驱散人生路上的雾霾,走向幸福美好的前程。”终于,因为父母的双双参与,这次成人礼让凌欣感到莫大的慰藉,她还请同学给三人照了一张温馨的全家福。虽然那个大大的疑团悬挂心头,让她不能释怀,但她还是不愿用较真的询问来冲淡这一刻的圆满。活动结束后,父母离开了学校。凌欣很快从班主任那里取来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好像知道她就会打来电话似的,说:“女儿,妈今天能够跟你爸一起来,完成你的成人礼,应该感谢你那位‘后妈’,是她主动跟我联系的。其实她待你不薄,不输于待她的亲生女儿。其实这件事也让我很惭愧,当初我对你父亲那边的亲人,太缺少起码的接纳了……”

E-mail:hdxxs@ycwb.com

征文

□赖振波

窗外,广场右侧的木棉树脱下了红色衣裳,换上了灰褐色布衫,褐色蒺藜挂满枝头;窗前,散尾葵摇曳着柔弱的身影;窗下,修剪过的长方形花基,如一块绿色的地毯。双周五下午四点半,雷打不动的教研组活动时间。语文教研组办公室,有的在整理办公桌上的作业本、课本、纸笔,有的时不时看手表,有的在修理指甲。老姚来自本地很有“势力”的大家族,自己又是学校的元老,平时校长看见他也要敬他三分。他踩着二郎腿,把椅子当摇篮,声情并茂吟着《帝女花》:“落花漫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五十多岁、有点富态、穿着一张嘴响响过来的;身材娇小、戴眼镜的陈思思,拉出抽屉,对着精致的小镜子整理妆容;快退休、平时用生抽掉饭吃的“老黄牛”——黄老师,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端着已经掉瓷的茶缸,不紧不慢喝着水;坐在窗边

的潘老师是学校的笔杆子,双手交叉在胸前,背靠椅子,闭目养神;办公室的蓝主任也来了,坐在年轻的刘老师身边。“开会啦!”科组长老程看了看签名表,放入抽屉,说:“小刘,把这份文件发下去!”“好嘞!”湖南小伙子很勤快,先发给蓝主任,第二份敬给“元老”。“七嘴又是征文!”老姚的眼睛向上翻,老花眼镜差点掉下来了,把复印件丢在桌面上,身体向后仰:“哪有回事呀——”他音调像一副鸡肠子,弯弯曲曲。“大家先看材料。”科头强调了一句:“有问题等下再提。”“环境征文才交上去,税务征文又来?”发完材料的小刘回到座位上,说:“我们快成征文专业户啰!”每年三月,环境征文的文件如期而至。辅导学生写征文,成了语文老师“规定动作”。“科头,我四个班要参加广州市的统考!”赵大姐说话斯斯文文,不紧不慢,“考不好,我个

人挨批评是小事,但连累科组评优、评先,而且学校形象受影响,那可是大事!”统考,是学校的“形象工程”,开学初就列入学期工作要点,大会小会都在强调,它与教师、科组期末评优评先、绩效挂钩。科组根据学校要求,定出了工作目标。教“呜呜,科头,我还有德育征文的辅导任务呢!”休完年假回来上班的陈老师,好委屈的样子:“学雷锋活动的总结还没着手写!……这几天孩子又一直感冒发烧!”“是哦,哪有空?”“税务内容,我们都不熟悉,怎么辅导学生?”“知你送君忍累难。哎呀,难、难、难……”仍是经典粤曲小调,老姚的《分飞燕》又唱开了。老师每周十六节课的标准工作量,能推都推不了。“大家静一静!”老程控制住场面,“大家的课都不少。今年是全国第13个税收宣传月。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搞好税收,利国利民,意义我就不多说了。这次征文活动的主题是‘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小康社会’。”老程清了清嗓子:“奖金很高,征文获奖的,学校还有奖励!”“程科,难呀!”带点女性音质、梅州客家音的“老黄牛”居然开口了。平时安排他做什么,好坏不出声,这次也觉得有难度:“上面要求的内容,一点都不熟。”老黄是华南农大果树栽培专业毕业的农大老大学生,农校合并过来后,学校没有相应的专业,不可能一个人一个教研组吧,就把他“拎”给语文学科的杂课都叫他顶上去,从没怨言。去年,他辅导学生写荔枝栽培方面的环境科普小论文,获广东省一等奖,还代表增城到广州领奖,奖了几百块钱!他拿出奖金,隆重地宴请科组全体同胞——吃甜筒。“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小刘自言自语。“程科,我不是不配合,班主任事情一大堆。儿子半夜老是

赫局长的字

□薛兆平

新来的赫局长走访基层员工,了解到,局里很多人对最近将办公楼通往餐厅的侧门关闭意见很大。以前,整个办公楼上的工作人员下班后都可以通过那个侧门,直接去办公楼后面的餐厅就餐,方便快捷。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这个侧门必须关闭,所有人上下班必须走办公楼的正门。可是,下班去餐厅走正门的话,就要绕路,最少要浪费掉好几分钟。因此,人们私下里都有意见,不少人还直接找到了管这事儿的办公室主任,这让主任很是头痛。上面是严格的疫情防控要求,下面是全局所有工作人员的呼声,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毕竟这么多年来大家走侧门都走习惯了,突然关闭了,极不方便,也极不习惯。

“大会小会都讲了,前前后后都解释了,可是很多人就是不听。下班后,总有人习惯性地走去侧门,门锁了走不通,他们就要踹门一脚,要么骂骂咧咧地再去找绕正门。局长您也看到了,那个侧门上有好多脚印子呢!唉,赫局长,因为这个侧门的事,我可是没少挨骂啊……”办公室主任跟赫局长大倒苦水。赫局长呵呵笑着说:“这样吧,午休时我习惯练会儿书法,这回我就写几个字,你贴到那个侧门上试试。”办公室主任憋着笑,心说:“几个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呵呵。”果然,赫局长很快便通知,说字写好了,让他取了去贴到那个侧门上。于是,全局的人便都看到了新来的赫局长的墨宝,那笔力果

然了得,堪比书法家!更让人兴味盎然并且纷纷热议的,是那几句话的内涵:“旁门已闭,请走正道。赫风书于2022年秋。”“哎呀,赫局长这两句话,意义深远!”“是啊是啊!高手,这真是高手!”“局长是在教我们不能走旁门左道,而是要走正门大道吧!”“对,对,真是一举多得!既说明了情况,还进行了廉政教育。”……此字一出,众人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侧门被关闭、出行不便的问题了,而是局长的这幅字到底表达了多少意思。还有人心知肚明,觉得自已踹门有点理亏。偷偷观察情况的办公室主任佩服得不行,在心里连声赞叹道:“高!实在是高啊!”



余晖 (水彩画) 区焕礼

赫局长的字

赫局长呵呵笑着说:“这样吧,午休时我习惯练会儿书法,这回我就写几个字,你贴到那个侧门上试试。”办公室主任憋着笑,心说:“几个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呵呵。”果然,赫局长很快便通知,说字写好了,让他取了去贴到那个侧门上。于是,全局的人便都看到了新来的赫局长的墨宝,那笔力果然了得,堪比书法家!更让人兴味盎然并且纷纷热议的,是那几句话的内涵:“旁门已闭,请走正道。赫风书于2022年秋。”“哎呀,赫局长这两句话,意义深远!”“是啊是啊!高手,这真是高手!”“局长是在教我们不能走旁门左道,而是要走正门大道吧!”“对,对,真是一举多得!既说明了情况,还进行了廉政教育。”……此字一出,众人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侧门被关闭、出行不便的问题了,而是局长的这幅字到底表达了多少意思。还有人心知肚明,觉得自已踹门有点理亏。偷偷观察情况的办公室主任佩服得不行,在心里连声赞叹道:“高!实在是高啊!”